



册府元龟
卷之百七十四
至七

13
849
61



849
6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樞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四

脩廢

蓋夫興滅脩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先於茲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祿陟於元后享歷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絕而德施未已其或遺風餘烈藹於舊邦鴻猷大集流於載籍屬巡豫之

所出瞻軌迹而匪遐因慶賀之云始著條式而咸備
繇是增飾園寢申嚴廟貌謹樵蘇之禁給掃除之戶
秩以紀典垂於令甲雖餘分閏位亦俯及之蓋德之
盛者蔑以加此矣

漢高祖十二年詔其與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令視其

冢復亡與它事

臣欽若等曰復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預他事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還祠黃帝

在上郡周陽縣

有黃帝冢

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詔使使者祠唐於咸陽靈

臺

咸陽縣濟陰郡咸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太母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咸陽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較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

祀漢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

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藺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

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東巡幸涿鹿遣使者以太

牢祠帝堯帝舜廟

明元泰嘗七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
大武神嘉元年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
黃帝堯舜廟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
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維陽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
二十年五月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
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
步不得樵蘇踐踏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廟癸亥行
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
廟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鄆祭武王於鎬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
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藹鞠
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
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月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

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
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脩
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煬帝九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
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曆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
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
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
守視

五年二月次於閭鄉詔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太宗貞觀四年九月詔曰朕丕承先緒積慶累仁上
纂鴻基克隆寶祚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
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
寥千載邈而無祀攬轡興懷慨然遐念開闢以降肇
有司牧歷選列辟遺跡可觀良宰名鄉清徽不滅宜
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諸有名王聖
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
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芻牧春秋二時爲其
致祭若有隳壞卽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

六年三月以少牢祭隋文帝陵

閏六月遣使以少牢祭漢惠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維陽勅有司祭漢文帝於霸上

十五年二月行幸經古帝王陵並遣使致祭十月行

經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維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

光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爲文

十月幸許州次自善頓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

制祭文又遣使祭後漢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晉武

帝峻陽陵

麟德一年十月命有司祭殷湯晉文帝武帝陵墓及

祠廟

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聖賢墓並禁樵

採

三年冬幸溫湯境內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古帝王陵並精意

致祭

十七年四月謁諸陵赦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在州

縣致祭

十八年正月親迎氣於東郊赦制自古帝王先有祀

州府元事脩廢
廟者各於郡縣逐處設祭

二十年二月赦制自古帝王各令致祭務盡誠潔

二十二年十二月勅靈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二所
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迹乃置廟焉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赦制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
長官以禮致祭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賀赦制自古帝王並令
所繇州縣致祭

三載五月置周文王廟乃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十二月祀九成宮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

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開闢創物垂範功濟
生靈繼天之德在墳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禮文而

尚闕永言龜鏡宜示欽崇其三皇置一廟五帝亦置
一廟即令所司卜擇吉地營建仍以時致祭其廟共

置令太嘗寺簡較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
頽毀者先令脩葺並禁其採樵歲月深久摧壞或多

宜令所繇郡縣明申前勅處分

七載五月詔曰古之人君存諸號氏雖事先書契而
道著皇王緬懷厥初寧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

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
 自古受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經濟艱難戡定禍亂雖
 道謝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禋祀其
 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量置
 一廟以時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
 仍並圖畫立像如先有祠宇未霑享祭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一月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廟并置
 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廟

肅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自古聖帝明王並令

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赦制自古明王聖帝並委州

縣長吏擇日致祭

二年九月赦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祀各委州縣長官

虔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宜令

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戶掃除從

刺史元結請也

大曆四年四月鄜坊等州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

有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從之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受朝賀赦制自古聖帝明王祠
宇委長官祭祀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赦詔自古聖帝明王各以
禮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俾有
司精加修飾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冊尊號禮畢赦制自古聖帝明
王各令所在致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巡簡諸陵使工部郎中李
途奏昨計三十三陵及合重脩下宮殿宇法物等數
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脩其下宮殿
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提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
各依例薦饗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
遣充陵戶備洒掃其壽陵等十二陵亦一例脩掩可
量置陵戶

是月敕刑部尚書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
儀使又勅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脩奉諸
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兩京畿甸

園陵之制其地四十里曰封山爰自唐室已來收在公田之籍今方紹襲宜正規儀

四月勅三京諸縣有園陵處每縣宜置一員陵令都勒簡較勾當

三年八月勅諸處凡有列聖真容處並令脩飾

長興元年十月辛丑宗正丞李疇奏京畿內列聖園陵自兵亂後來人戶多於陵封內開掘燒磚窰竈掘斷岡阜驚動神靈此後請嚴切禁止奉陵州縣凡有封內窰竈並宜修塞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言御史臺轉報

百司各抄六典令式內本司事舉行職典宗廟陵園列聖陵寢多在關西梁季爲賊臣盜發同光初曾差供奉官李說工部郎中李途往關西巡陵祭告屬朝廷有故不行明宗天成初差丞李郁簡較又長興四年詔掩閉無主墳墓況列聖陵寢伏遇中興雖有修奉之言而無掩閉之實乞差官簡討脩奉置陵令一員應屬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係詔曰所請修奉列聖陵寢及差官宜依其陵令候事畢日以聞

十二月丁卯詔曰列聖陵寢多在關西中興已來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鳳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諸

縣其陵園有所闕漏本處量差人工脩奉仍人給日食祭告下太嘗宗正寺參詳奏聞

三年五月丁酉詔京兆河南府鳳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縣綠本廟陵寢中爲盜發脩奉未備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脩奉其人工給食祭料並從官給一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詔巡幸汴州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廟車駕經過日以酒醑祭告從之

十一月河陽侯益奏伏自收復汜水關日以逆賊張從賓於莊宗舊蓋亭子上與官軍鬪敵臣以爲莊皇曆數雖謝精爽猶存願靜妖氛特立祠廟果應虔禱尋獲關防臣欲排此瓦木往就脩營從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嘗禮官議立唐廟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代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於繼絕禮莫大於敬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纂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氏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從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漢高祖乾祐五年正月詔曰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

王忠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加脩葺又詔曰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劍猶存精爽在天終古之威靈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永懷其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脩奉務令完葺

隱帝乾祐元年勅我國家肇迹豐沛膺錄并汾蓋承積德之靈再享配天之業四百年之洪緒一千載之遺風乃祖陵園先時廟貌屬累朝之隔越諒如在之因循將明追孝之心當盡奉先之敬天下州府應有兩漢諸帝王陵園廟宇宜令所屬長吏檢討量加修

飾其陵園側近禁止芻牧樵採時劉暉為宗正卿謂宰相曰國家稱漢廟

有高祖世祖室而兩都陵園諸國王子墳墓並合畧加檢飾以光聖運也雖下此勅並無檢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

禁樵採俾奉神靈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

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宮人

時月薦享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喬

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晉兩廟四仲行享禮今准

赦書以晉漢之喬為二王後其唐五廟合廢從之

是月宗正寺言漢朝諸陵二仲差官朝拜今鼎命歸

周不合管係伏准赦書睿陵宮人職員時日薦享如

舊二仲合差官朝拜勅睿陵如舊餘准令式處分
二月中書門下以太嘗禮院言准勅遷漢朝入昇平
宮其唐晉兩朝皆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只
移五廟勅宜依前勅並移於昇平宮其法物神厨齋
院祭器祭物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
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嘗寺差仲享以漢宗子爲
主獻從之

十一月勅唐明宗五廟在至德宮安置其徽陵上下
宮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監門衛將軍李重王
爲主其徽陵下宮及至德宮緣廟合留物外宜令內

養劉延韜於金銀器物數內量事給李重王遷葬故
淑妃王氏及許王外餘並付李重王并尼惠能惠燈
惠巖等令重王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王即故皇
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也

三年八月辛亥敕漢睿陵潁陵今後宜係鴻臚寺

顯德元年正月赦文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
者所在官吏簡較勿令樵採耕犁

册府元龜 脩廢

卷之二十一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五

悔過 罪已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君人者居兆民之上總萬樞之劇雖復達聰明目逃覽虛受無適無莫不將不迎其或姦佞之言顛夫忠信

誣構之狀成乎疑似事決機而欲速刑失中而致濫而乃洗然革慮霈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之非剪滅凶醜追痛賢彥發於明詔垂之話言史傳所記咸得而敘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祀十一日終至此二十六月服闕

伊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聞於德故自致不善

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故縱情欲毀敗天禮義法度以召罪于其身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道逃也言天災既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往昔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規救之德圖維厥

終

言已往之前既不能脩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漢景帝既誅晁錯謁者僕射鄧公為較尉擊吳楚還

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

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又曰道軍

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

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

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帝曰何哉鄧

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卒竟也

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武帝時李陵為騎都尉擊匈奴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未可

與戰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

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胡來要害道博德遮之詔陵九月發

出遮虜障後陵既敗帝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詔

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坐預詔強

弩都尉路博德已令博德老將出姦詐至今陵見沒也廼遣使勞賜陵餘軍

脫者

戾太子以巫蠱事自經死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帝遂擢

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克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即橫門

謂橋也及泉鳩里加兵亦於太子者初為此地太守後

族之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及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閩鄉之東基址猶存天下

聞而悲之

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被石顯所譖飲鴆而歿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

時大官方上晝食帝乃輟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慟動

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
 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及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
 者祀祭望之冢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同謀不盡下言不

傳謀於過聽將作大匠萬年過誤也萬年言解萬年也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子之裁

擴中無司馬殿門也以謂陵上寢及司馬門也天下

時皆幸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中正寢也天下

虛耗耗損也百姓罷勞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其罷昌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搖動之心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寢疾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

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以建

平二年為太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

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帝以其言不驗遂

下賀良等吏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得變易屢

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

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過誤

也 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
 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義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惟赦令不改 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寃皆下獄
 餘皆除之
 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
 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 當為處正 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
 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及解光減死一等
 徙敦煌郡

後漢光武時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建武八年車駕
 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
 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
 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龐萌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
 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
 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
 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謂諸將
 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明帝時有人單辭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賜浮死長水
 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
 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

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大司農韓歆以直言被責自殺歆數有重名死非其

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盛禮也言不以

非命而降其差禮

安帝時太尉楊震被譖自殺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

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佐時政而青

蠅玷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告屢作爾卜爾筮惟

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摧棟折我其危哉今

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桓帝時張角為左道妖惑小民御史劉陶與樂松袁

貢連名上疏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殊不

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鬪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魏太祖為公時北征三郡烏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

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

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

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

以微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嘗諸君之諫

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太祖既殺華佗後

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疆死

也又太祖嘗置較事時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

椽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較事既非居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簡治之太祖曰卿知達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以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晉景帝爲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帝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駕反帝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玄伯於泰字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元帝時爲平東將軍以賀循嘗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事時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賢郡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後魏道武時崔暹初以慕容燕尚書亡歸帝以爲御史中丞詔與嘗山王遵爲書失旨遂賜暹死後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二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兖州尋訪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暹被殺故奔二處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

多見優容

大武時李順以使沮渠蒙遜崔浩言其受金又言其
臧事不寔帝怒遂殺之順歿後數年其父弟孝伯為
孝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大武怒甚謂孝伯曰
卿從兄往雖誤國朕亦未能便至此繇浩譖毀朕忿
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崔浩為司徒既被誅後帝北
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
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
惜又曰朕自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韶為太子右詹事尋出為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太子恂廢為庶人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
恂事帝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

後周太祖既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沒為賊太史庾季

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

魏克襄陽先招異度臣欽若等
曰異度蒯晉平建業嘉得士衡

越字士衡
陸機字也代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

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

之故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

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樂運陳八事切諫帝大怒將

戮之內史元巖等救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

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

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

隋煬帝東征耿詢上書曰遼東不可伐師必無成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

唐太宗貞觀中太嘗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帝所讓王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

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歿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賞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夙夜庶幾萌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盧祖尚爲瀛州刺史咸稱政理時朝政前後牧作交

州者多使勳戚憑恃阻遠率爲愆過知其幹畧於是徵令入朝引之內殿恩禮殊厚太宗謂之曰交州重鎮自非宗枝莫處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稱職今以委卿無辭遠也一二年便當召卿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自言性不飲酒以瘴癘爲託太宗令杜如晦申諭之祖尚固辭不肯奉詔又遣其妻兄周範殷勤曉之日嘗人之交猶篤言信卿許天子安可退而致辭又不納於是引見太宗親問其故祖尚對蓋堅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爲政法令不可以不行驕臣不可以不罰因命左右曳出斬之于朝堂尋亦

大悔命所司復其官蔭

張蘊古爲大理正貞觀中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發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癡病有徵法不當坐侍書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嘗禁蓋琮於獄而蘊古與琮奕碁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東市既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雖今即決仍當三覆奏

文宗以莊恪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議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開成三年暴薨

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尋竿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帝問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謂左右曰朕當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才女樂張十千即所昵官人也等責之曰陷引太子皆爾輩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擒去案詰前事誅之

後漢莊宗初為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頌尋以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較郭夜叉者有罪伏誅死行欽已下指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頌時爾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昨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狂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在法而姐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寬其

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
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其在身職銜配
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
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
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不得因循付中書門下百僚
進表稱賀

末帝清泰三年千春節魏國長公主自河東入覲既
上壽辭歸帝酒酣謂曰何不且留闕下促去欲與石
郎反邪時以晉高祖去年爲總管巡忻州軍亂欲推
崇高祖爲天子高祖斬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詔以戲
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罪已

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斯戒懼之謂矣蓋夫居司牧之重爲神祇之主克相
上帝以綏四方其或民之多辟自投於罪罟天或降
災以至於譴見事有過舉之失歲羅荐饑之患德教
之靡究風化之或愆乃復歸過於躬引咎自責周旋
抑畏不遑寧處以至貶損奉養之具咨求忠謹之議
發於感涕以致其誠心形於詔令以申乎誕告天地
之肯勿移於股肱民庶之哀不加乎刑辟用能精忠

內激善氣交應群倫奪而思效星象滅而韜芒盛德
孔昭大勳舉集傳所謂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茲不
誣也

夏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效
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斯禹曰堯舜之時民皆
用堯舜之心為心今予為君而百姓各以其心為心
是以痛之

啓與有扈戰于甘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也六卿請復之請復

也戰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淺淺福也吾民不寡寡少也戰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

貳味琴瑟不張張施也鍾鼓不脩脩設也子女不飾不文飾也

親親長長親親長長敬長者也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服服也

商湯既黜夏命作湯誥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
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
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公
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了所不及旬以

啓告朕旬音蓋乞也

武帝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寃所告非常故云急變帝見而說之後拜丞相

始視事見帝連年治太子獄諸罰尤多群下恐懼思
欲寬廣帝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

頌德美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
天下自虞樂虞與娛同帝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武

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謂與太子戰死名也朕日

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嘗在心既事不

咎言既往之事不可過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

石求捕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皇后所居

也以椒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

有司無所發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巫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

館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周書洪範之辭也母

敢復言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
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
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處其職後有天地之眚勿
復劾三公

後魏孝明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
茲烽驛交馳旗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縹旒社稷洪
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及遠俾令
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
正殿蔬殮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
諫之士敢決狗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

別引見其論得失頒告內外咸使聞知

隋高祖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
雜糠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爲之撤
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其羅行劫爲吏所
拘高祖謂曰汝何爲作賊其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爲
盜高祖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因命捨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己巳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
人君失德朕之不脩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
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

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十七年廢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詣太廟陳謝曰臣上蒙穹昊明命中賴宗社餘祉自惟不德濫承寶位既乏元首之能實垂教子之道遂有承乾不軌君集無君元昌懷逆祐亦好亂臣暗昧既彰誠誘多闕負罪引慝漸懼曾深謹造庭階躬申拜謝後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帝以問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宗伯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除服乘縵徹樂出次禱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嘗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脩德可以銷變帝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帝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

冊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一 五

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變何損於時然願陛下無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帝欽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寇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克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爲勁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并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朝夕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然震懼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禮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走在草莽不忘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獲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實習易溺居

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
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齊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亦或連年不解甲胄祀
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
萊多蕪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杼柚轉死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
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
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偏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
累於祖宗下負於臣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

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及
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
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
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昨
因內省良所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
之謂聖豈伊淺劣所敢當仁又者所以化成武者所
以定亂朕自臨御於今六載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
可苟徇群情猥當徽號重予不德益用懷慙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除具帝
玉赦宥

門

貞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光宅天下底綏四方脩德以安邊悅近而來遠朕嗣守丕構姑務息人頃以西蕃載申信約蓋欲惠康熙士協靜封陲而戎狄無厭大棄明義入我河曲害我生靈鹽夏兩州淪陷蕃醜哀此蒸庶家業流離去父母之邦捐骨肉之愛繇朕薄德俾人罹殃與言疚懷若墜焚灼側身傷慮豈敢違寧所宜省躬深自咎戒今視朝避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於延英處分庶答天譴用惕深衷咨爾三事大夫汨于百辟所宜一乃心力其弼予違式佇嘉謀克清寇患宣示中外使悉朕懷

晉高祖天福四年二月丁巳御便殿謂宰臣馮道曰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景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悞卿當再三止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謂侍臣曰去歲齊州臨邑民來訴災沴尋命使臣遍與通簡所望供輸咸得

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簡咸忿其訴災者至有潛藝其家產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季已來民多狡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猶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六

姑息

王者握圖御歷統制寰區必在賞慶刑威彰善瘴惡恢高明之道以馭群下體剛健之德以制多方若乃運屬艱難數當百六千紀者投彼天隙切柄者撓乎國經上失其權下無其輔姑息之道繇是用焉其或

廟堂有跋扈之臣藩翰有驕蹇之將或奉款來附內持於兩端或憑衆竊立坐邀乎九命或跨據河山之固包於禍心或僥倖雲雷之屯圖其非望繇是申招攜之意懲黷武之禍加之爵秩厚其恩賚此固不得已而用之者焉

後漢靈帝光和中賊帥恒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

孝廉計吏

獻帝初平四年袁紹與公孫瓚交惡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甲外拜奏帝命岐往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其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降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帝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

建安初馬騰為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始甚相親後以部曲相侵連兵不解時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隸較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唐肅宗先天元年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張暉左臺殿中侍御史鄧光賓竝放于嶺表先是太平公主之引崔湜蕭至忠也幽求等恐其為變每有奏請為太平所嫉玄宗不獲已奏之故有此放

肅宗元年建卯月河東節度鄧景山為部下所殺帝

聞以景山統御失所恐因此以為亂不復寬
遣使慰喻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簡較戶部尚書安州刺

史克淮西等十州節度使來瑱他兇反復為襄州刺史

兗山南東道兼陳蔡淮西等十州節度觀察等使初淮西節度王仲昇兵敗陷入賊詔瑒代仲昇為淮西節度兼督許蔡等十州以瑒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裴茂為襄州刺史瑒以淮西通賊日尋干戈起留不進茂密表以聞瑒又陳奏朝廷務姑息仍復以瑒

依舊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仍兼安州刺史准西節度茂初以行軍司馬鎮于穀城卽表瑱不奉詔懼瑱阻兵來拒乃率麾下精銳赴州襲瑱爲所敗詔罪茂

二年閏正月癸亥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竝以賊之所署僞刺史獎以朝命也嵩爲簡較刑部尙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承嗣爲簡較戶部尙書魏州刺史魏博節度防禦使李懷仙爲簡較侍中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

廣德二年三月許河北四節度使立碑紀其誠節初

王師討平河朔州縣風靡向化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鎮州張忠志幽州李懷仙皆爲賊守聞詔書一切不問趨僕固懷恩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包藏貳心乃表請以僞署官秩任之嵩等遂分鎮河北一道各擁精兵數萬帝姑務安人含弘之實懷恩啓之也是月襄州兵馬使梁崇義殺本州大將薛南陽併其衆僑狀以聞朝廷以襄州薦屨兵禍屈法含容乃授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姑務息人也永泰元年七月以鄭王邈爲開府儀同三司克平盧淄青節度度支營田等大使先是平盧淄青節度使

史希逸爲副將李懷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請
罪特詔赦希逸罪乃以鄭王邈爲大使令懷玉權知
留後姑務息人也

二年正月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以專殺鄜坊節度使
杜冕家屬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
于梁州實避讐也

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竊所部兵叛寇成
都府遂據其城以討崔寧爲名劍南節度留後寧之
弟寬攻破之子琳潰走子琳蜀人仍爲瀘南賊帥人
甚惡之後有詔撫子琳束身歸罪劍南節度使驅使

屯守瀘州時崔寧爲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
入成都兵亂子琳率麾下士乃募山洞群盜表請討
寧寧甚憚慄州縣官吏以其奉順多有應者寧與弟
寬分將精卒各數萬爲之備亦以表聞帝恐平人罹
其害子琳及寧二表俱不報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
都宣恩招慰鴻漸懼寧兵強不敢同異時子琳與邛
州兵馬使栢貞節犄角相應誓以靖難爲事鴻漸姑
務事寧乃表讓劍南節度與寧奏貞節爲邛州刺史
子琳爲瀘州刺史和解之寧旣受命隨鴻漸入覲留
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

都及子琳兵潰收合餘燼沿江而下朝廷聞之慮爲亂階特詔荆南節度安撫之

五年夏以殿中監王昂爲江陵尹御史大夫克荆南節度時荆南節度觀察使衛伯玉以內憂去職故命昂代之昂既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鉢等拒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

六年四月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楊子琳至自澧州赴詔也初子琳自成都喪敗退守澧州增修軍政招延亡命之士累月後成數千人乃具舟沿江而揚言歸刺渝州忠州萬州皆震懾備饋牢中犒軍士涪州

有黃牛峽峽路之隘者守捉王守仙伏兵五百人於此子琳前驅悉擒之以獻至忠州盡殺之唯守仙獲免子琳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而以成守遣使請副請罪帝務安人又以子琳本謀近忠姑容之乃以爲夔州刺史子琳益不自安又移授澧州刺史澧朗兩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至是表乞朝謁帝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悅賜名猷

七年詔授海州權知留後朱泚簡較左散騎嘗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軍節度留後泚初隸幽州李懷仙爲十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宗殺李懷仙自爲節度

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家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爲
孔目官李瑗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
弟陷主衙內兵亦得衆心消變詐多端潛使百餘人
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使莫可衆旣無從
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遂有是命
十一年正月魏博田承嗣乞束身歸朝時淄青節度
李正已上表乞許承嗣自新承嗣乃上表帝以久勞
師旅姑務息人乃下詔曰臣子之義違而必懲春秋
之辭服而先捨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以懷其自
新田承嗣悞惑奸邪輒干紀律朝有彝憲當奉典刑

猶示含容薄令降黜冀其遷悔全彼平人不赴所
之官再任造端之將遲迴師旅綿引旬時朕猶憫脅
從悞茲併命其人何罪顧悼增懷深思改過之期以
救無辜之禍而承嗣果能尅責頻獻誠辭泥首束身
請歸庭闕輸心瀝懇備在封章而正已地邇藩隴具
昭誠欵遂屢有陳奏達其深衷故宥以悔非之誠
全其改往之志翻然効順頗用嘉之卽宜與子姪家
口等同赴上都當待以殊恩永守終古豈不美歟其
魏博所管官吏將士僧道耆壽百姓等初因迫脅曾
受驅馳或久抗官軍辭不獲已或徵科郡邑出入門

庭皆懼於不全蓋素非元惡既往之咎並與維新一
無所問或先在昭義軍管內諸州者並宜却還本貫
各安舊業其昭義所管官吏將士截耳軍隨身及家
口先在魏博等州妄有驅迫各被質留原其初心本
非巨惡旣因詿誤先合蠲除仰卽歸本州亦一切莫
問各守所務無相奪倫王典無私信存賞罰脅從罔
理前聖嘉謨歸命者必全知過者必宥今旣納承嗣
之懇請亦已虛懷捨脅從之前非悉命原免如其譎
詭時日猶事逗留國有嘗刑法難屢屈過期不至獲
罪如初其諸道兵馬卽宜同力脅心大軍尅期不可

追悔轉禍爲福唯在此焉至于丹三非不深切想及
官吏將士已下奉而行之知朕懷也承嗣竟逗留不
赴朝

十二年三月庚午有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舊
官爵詔曰昔在虞舜舞干羽于兩階而苗人服洎漢
高嘗遣陸賈宣赦南越光武亦下璽書招附竇融然
則太上以德撫人其次因時制宜其或有阻兵侮地
未從紀律將畏刑以紓禍俟文誥而斯懷則明恕之
道宥過爲大其來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節
度觀察處置管內度支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

尉簡較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鴈門郡王食實封一千戶田承嗣頃因封壤之外或收郡邑是以下尺一之詔徵勝道之師貶刺零陵武彰典憲而國家十連將師千里旌旗車騎繼屬於山河樓船鑠結於淮海而承嗣轅門宿將方面舊臣授鉞持衡素經委遇乃繕甲脩備越河應敵然未離魏郡嬰壘自固頻遣章奏申聞款誠懇祈革心永用遷善又聞聚族興歎嘗思更新廢食遺寢沉憂成疾大爲君上者承天子人兼宥廣覆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朕之

人也豈可不念隱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乘城子孫攻取矢石之下骨肉相殘邑里之間敵讐交斃而又兵連禍結廩餼取資暴賦悉征并閭殫竭男釋耒耜女廢蠶桑流離凍餒擗于溝壑而欲勞師黷武必舉彘章終夕惟慮誠所未忍且使蒼生罹此塗炭皆繇朕司牧無方非朕不德誰之過也今將投膳撤懸內省歸咎以寬承嗣宜並復承嗣本官爵仍委在彼勾當軍州事不須入朝弟庭琳及子姪等凡所連坐貶降者一切什放並還本官仍各依舊職掌驅使其魏博相衛等管內諸州各判官兵馬使以下及州縣將

吏百姓及汴宋過河將袁奉珪祝舜并將士等並從
原宥一無所問於戲以欲從人必求諸道澤渚時禁
仁有被於泉流麇卵不傷德可懷於鳥獸今則偃戈
務全兆庶以茲明誠上荅天睭公卿百辟悉朕意焉
又詔曰播州帶水縣百姓田悅等王者之於典刑也
舉違是放聞義則歸雖審而有嘗亦宥而不過况本
於黜免各從親累今與之更始宜復官嘗當思遷善
之規載勤事上之命田悅可依舊魏博節度中軍兵
馬使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魏州大都
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潮州程鄉縣尉田結可依舊

簡較尚書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柳州義章縣尉田
渚可依舊試京兆府參軍萬州南浦縣尉田淪可依
舊試大理評事

四月命給事中杜亞使于魏州宣慰田承嗣賜承嗣
鐵券

十二月以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之子前淄州刺史納
為青州刺史仍賜實封五千戶

十三年正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請附人屬籍帶從
之

三月命諫議大夫蔣鎮使于魏州宣慰以田承嗣有

弟喪故也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七州節度使簡較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承嗣卒甲申以前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田悅依前本官兼御史中丞克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悅承嗣姪也承嗣軍務親兵多委其統制及承嗣死悅與代領其衆朝廷因授焉四月成德軍節度太子太傅簡較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簡較同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郡王張寶臣依舊賜姓李復封隴西郡王寶臣奚之種裔本

張名忠志以武勇再陷逆賊僞職寶應元年河朔平僕固懷恩舉爲將帥鎮營州帝方綏懷四海乃加恩寵特賜宗姓列屬籍前年抗表請歸本姓帝從之及是心不遑安又抗表乞從賜姓帝又許之廣恩也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繼父喪以求襲位帝難之乃遣給事中班寵問疾且喻惟岳

四月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平章事初崇義不朝亮謀日甚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群亮

方日疑阻朝廷將推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故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央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三年四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爲鳳翔尹隴右節度觀察兼支度營田等使以待朱泚初泚窮滔叛於幽州故罷泚兵柄加此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官又賜寶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并重錦五綵帛金銀器甚厚以安其意

貞元元年正月帝罪已大赦反側王武俊集三年僞號先是武俊僭稱趙王以鎮州爲真定府僞命官秩會大赦遂削號帝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命授武俊簡較兵部尙書成德軍節度使尋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又魏博田承嗣子緒殺田悅朝廷因授緒魏博節度時朱滔率兵兼引迴鶻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等大破滔衆以加功簡較工部尙書

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下降加緒駙馬都尉尋遷簡

較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是歲加同平章事及卒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又易定節度使張孝忠使衙前將程日華使滄州州兵殺其刺史李固烈而推日華爲刺史日華遣使間道聞於梁州因拜橫海軍節度但令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資孝忠軍焉

二月甲子加朔方邠寧節度支度營田觀察六城水逆押諸蕃部落鹽池兼河中晉絳茲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克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茲隰等州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令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河中尹上柱

國連城郡王李光懷太尉加賞封至二千戶仍賜儀券赦三死

十月劉怱爲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盧龍軍節度副人使知節度事初怱爲涿州刺史朱滔每有征伐必令怱幽州留後時朱滔死怱素爲衆所服因有其兵地

貞元元年九月范陽節度劉怱卒其州軍人習河朔舊事請其子行軍司馬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簡較兵部尚書

二年三日詔授淮西李希烈裨將吳少誠申光蔡等

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初希烈叛少誠頗爲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朝廷已命之仙奇尋被少誠等謀殺衆共推少誠朝廷遂有是命尋正除節度等使

三年七月宣武軍兵馬使劉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臺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方定淮西散兵百餘人隸於昌及是昌歸罪於淮西兵盡殺之尋以昌爲本軍京西行營節度使初昌衆譁戍靈臺剽三原後各欲散歸昌招撫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戍麟遊

四年福建觀察使吳詵爲叛卒所逐詵奔建州初詵從聘守於河隴嘗以猛毅自許及領福建頗輕忿越兵薄其糧賜苦其役使而不恤也衆卒咸叛數讓詵而逐之且請于詵牒用大將郝誠溢掌留後而殺詵之腹心將薛大清十餘人等而聽命於誠溢秋毫無所犯乃抗表請罪焉帝命中使就赦而安之

五年十月詔曰法令者國之典章藩岳者朕之屏翰封域旣列疆里有經必守信誠用永終始干紀難虧於嘗憲念功宜貸於新恩酌於厥中是有茲命義武節度易定觀察等使簡較司空平章事張孝忠受委旌鉞作鎮方夏頃興上旅擅入邊城朝命旣臨不遠

而復有過能改此誠可嘉是卑左揆之授俾參論道

之職懋招來効勿替舊勳可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如故於戲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允叶邦家乃又朕奉祖宗之法期於慎守託王公之上務以存誠畫野分圻皆有定制踰憲章則彼此交惡保封疆則烝庶獲安偃甲息人所存者大咨爾方岳弘宣永為各守爾典欽承王度勲賢列辟宜體至懷初孝忠以兵襲蔚州驅掠人畜帝連詔責之踰旬方遷所部繇是降其詔焉

八年四月庚寅以前汴州長史李志寧起復在命吾

大將軍同正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觀察使士寧故宣武節度玄佐子也初玄佐薨諸將較列狀脅監軍上奏請士寧為節度使且曰朝廷或不從恐令數萬之兵東向以求生也蓋指李納以邀命帝乃召宰相入議竇參先與吳湊不相得且曰若不許懼合於李納則汴鄭非朝廷有也因請受士寧節度使帝從之故有是命

一云玄佐歿士寧總十七八父任時德宗厭兵不復討問遂授以鉞麾旣而日恣以荒暴誅戮無不忍苦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德宗撫之頗厚既不加責仍受以右衛將軍僅二十年累歷班序人皆目為幸人

九年四月削海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張昇璘官仍令昇璘兄昇雲示衆決杖昇雲爲定州刺史昇璘娶淄青李納女用事於納以父喪大祥歸定州嘗於公座慢罵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武俊大怒以事聞詔中使詣定州臨決遇昇璘於太原杖而囚於別所武俊素以定州殷富同壤嘗欲攻奪因是遣深州出兵襲取義封又出兵驅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於德棗悉取其粟帛牛畜昇雲嬰城自固累遣使謝過於武俊方止

十一年九月橫海軍大將程懷信逐其節度使程懷立歸京師懷信遂領軍士尋詔以虔王諒爲橫海軍節度使以橫海節度兵馬使試殿中監程懷信起復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依前兼御史大夫虔王諒不出閣故也

十二年正月庚子洛州叛將元誼與其衆李文通嘗悅石定蕃康秀玠等率洛州城內兵五千并家口萬餘人叛奔田緒累路潰散入衛州者三千餘人中使吳朝弼爲亂兵所殺二月丙午詔曰元誼李文通等皆有勲庸久於戎旅頃者事因疑誤城守經時自致

危懼比獻章表請率師人願赴京西用申誠効亦遣使宣慰待之如初俟至闕庭期於任使而行李之際士衆攜離雖非本圖情亦可恕且處之東夏鎮在西郊皆我王事誠爲一體况田緒任兼將相寄重方州委之撫綏必能加輯言念將士素著勤勞既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緒切加存恤以副朕懷其元誼男承嗣竝先在城又特召對仍令中使送赴魏州

是月以成德軍節度度支營田營冀深趙德棣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司徒平章事兼嘗州長史瑯邪郡王王武俊爲簡較太尉兼中書令依前兼嘗州

長史節度等使以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司徒兼侍中河中尹上柱國武寧郡王渾瑊爲簡較司徒兼中書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克副元帥節度等使已已加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簡較左僕射兼興元尹御史大夫嚴振魏博等州節度營田支度觀察使簡較右僕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緒幽州盧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使簡較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

夫劉濟劔南西川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統押近界諸
 蠻及山西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簡較右僕射兼成都
 尹御史大夫韋臯竝同平章事乙亥加陳許等州節
 度使簡較兵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環淮
 南節度觀察營田使簡較刑部尚書兼揚州長史御
 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杜祐邠寧節度簡較刑部尚
 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張獻甫義成軍節度鄭滑觀
 察營田使簡較刑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賜
 紫金魚袋李復竝簡較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觀察
 使簡較吏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

袋樊澤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簡較禮部尚
 書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劉昌右神策軍行營節度
 隴右大夫觀察度支營田使簡較工部尚書兼鳳翔
 尹御史大夫邢君牙左神策軍行營節度簡較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韓全義平盧軍淄青節度度支營
 田觀察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簡較禮部尚書兼
 鄆州長史御史大夫李師古劔南東川節度營田觀
 察使靜戎軍使簡較工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
 夫王叔邕申光蔡度支營田等使簡較工部尚書兼
 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吳少誠徐泗濠節度觀察度支

營田使簡較禮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建
 封竝簡較右僕射又加振武麟勝節度營田觀察蕃
 落使單于大都督兼御史大夫范希朝麟鄜坊丹延
 節度觀察使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栖曜夏綏銀
 節度觀察使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韓潭竝
 簡較禮部尚書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
 夫裴胄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
 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昭義軍節度營澤
 潞滋邢洛觀察使潞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王虔休浙
 江西道都團練觀察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潤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王緯竝簡較工部尚書又以河東節度
 度支營田觀察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副留
 守李說為簡較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營田
 使又加朔方靈鹽豐西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營
 田觀察使押蕃落使廬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李藥浙
 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皇甫政
 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采石軍使宣州刺史御史中
 丞劉瓚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何士幹等竝兼御史
 大夫

冊府元龜

姑息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一百七十七

唐順宗貞元二十二年正月卽位二月壬子淄青節

度使李師古以師次滑州西界初告哀使未至鄭滑

軍裨將吏自京師得遺詔本歸以示節度李元素元

素以師古隣接欲為不自外使密以其本示之師古

不受曰京師無訃告何故妄言杖其使幾死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初師古聞消息遂以師自至濮州伺候爲變借元素爲名以動衆及聞帝卽位卽罷界上兵

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己酉以新授給事中前劍南西川攝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兼御史中丞劉闢爲簡較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於時韋臯卒闢阻兵以求節度詔除給事中異其入朝闢不受

故降斯命貞元舊風也

元和元年六月淄青李師古死弟師道擅命遣判官崔承寵孔日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帝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以師道爲留後歲餘竟授以旌節

二年八月命給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義武等軍宣慰使時三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各持宿嫌交惡聞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爲衛尉寺丞分司

東都戡嘗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彊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故有是命

十一月彰義軍節度吳少誠卒五年三月授遂王宥節度以彰義軍兵馬使兼申州刺史吳少陽為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嘗侍權知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初少誠疾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偽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偽署少陽攝副使

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為軍職少陽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為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貞位不受詔帝棄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乃以宥王遙領少陽為留後焉

五年七月庚子鎮州王承宗遣節度巡官崔遂上表二封乞自陳兼請吏員輸其嘗賦是月制曰夫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王者之盛德叛而伐之服爾擒之魯史之明義所患教化之未弘不患威令之不振所患忿憶之不當不患臣妾之不恭遂稔惡以彰典刑納忠誠以滌瑕寡糾慝宥罪其在斯乎朕嗣守丕圖

度奉先訓明有所未燭信有所未孚德罔洽人而懲
法度之未一道靡化物而慮風俗之未齊頃者誤於
知人因以動衆雖亂是用長俾投於荒而靖以自思
敢恡其過故太廟申書令武俊嘗拔艱危有大勳力
重以親戚連其子孫壯容圖於綵績武烈書於鍾鼎
十代之後尚延其寵渥四海之內豈利其土田我之
初心蓋不如此盧從史首獻章表深陳便害是以頗
類于向公如流遂昧於進熟乃割二郡別爲一鎮付
其密親以示無外而承宗不論朝廷遂干國章以至
于斯事豈得已而將帥同德干戈四臨幽薊以節

制之衆收城池易定以雄猛之師獻俘馘火則方燦
天其可逃然而大兵所罹庶物皆頓農桑遂廢於隴
畝老幼咸膏於鋒鏑爲之父母深用憫然王承宗困
而能通迷而斯復冒於白刃貢以赤誠仰日月以激
於中腸罄封菽而誓於後効賦奉其嘗數官奉其闕
員以闔境之性命祈肆赦之恩澤我亦思省至於再
三違命而用刑蓋有嘗憲順命而赦罪是亦前經寰
海之饒寧私於數縣之地雨露之溥豈遺於一境之
人加恩俾復其土疆改過是還其官秩其王承宗特
宥洗雪依前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外簡較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節度管内度支營田
等使鎮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處置使成德軍將士
官爵實封等一切如舊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等
皆賈雄心爭輸忠力以戰則勝以攻則摧加以跋涉
道途暴露原野各宐賞級仍并歸還宐共賜物二十
八萬四百二十端足竝令度支隨便近卽時支遣仍
令糧料使與本軍計會豐厚宴設於戲帝王作兵以
輔文德雷雨施澤亦酌人情况乎忠烈之遺勳親之
後每稱破敵嘗用愧懷聞覆衆而增傷覽捷書而興

歎一夫不獲尙泣於前王百姓何辜罹禍於茲日雖
爲彼制孰非吾人事苟使時朕寧屈已庶當修政思
理推誠致和奉天地之心大祖宗之業姑以濟物豈
務申威虞帝之征載示兩階之舞殷王之網式弘三
面之仁惠此方隅置於安靜凡百多士宐諒予懷初
王士貞卒三軍推承宗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
聞承宗懼上表請割德棣二州繇是起復授成德軍
節度使又授德州刺史薛昌朝爲德棣觀察使承宗
遣數百騎往德州虜昌朝以歸乃詔削承宗官爵命
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瓘以討之是役也招討之

任非中外所期又諸軍多觀望養寇逗留不進轉餉糜費日以鉅萬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帝乃因從史之罪歸其惡而有承宗不得已而為之已酉加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簡較太尉兼太子太傅幽州節度使劉濟簡較司徒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簡較司空兼太子太保辛亥加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簡較司徒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簡較尚書右僕射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簡較尚書右僕射並以兵罷加賞也乙卯幽州節度使劉濟為其子總所殺朝廷不知其事以總為起復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

七年十月魏博監軍奏當道三軍舉其將田興知軍州事甲辰制曰經邦制理先務於安人秉義納忠諒存乎體國其有堅持正性動合衆心才當與能善足垂勸則宜荷推轂之寄為分閭之臣建侯貞師宣我利澤魏博軍步射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使簡較祕書監兼御史中丞浙國公田興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張效用思齊於昔賢潔誠期報於君父生此王國跡淪戎藩逢時乃彰會節有立曰元

臣卽代裔子幼年小人任事以作威諸將屏息而增懼政理滋紊刑章亟乖羣臣危疑幾致顛越朕用憂閱方圖輯寧而興任在棘門深惟大體義勇斯奮奸雄伏辜士心所歸不令而肅征鎮安固厥庸茂焉旣而保貴胄之家將致上國全故帥之績求復中軍表章屢疏情懇備至以勳則特異以義則可觀周旋令圖蓋有餘裕朕高懸爵命以待能賢嘉爾殊勞允友懋賞晉軍謀帥卻毅嘗學於詩書漢將議功竇融實冠於名節魏郊巨鎮河上與區杖鉞可以宣國威觀風可以率彝典習俗至於丕變疲哇徯而沕康佇光

册書用寄心齋榮級繼登於七命顯秩超踐於六卿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委服茲休命其懋戒哉可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初貞元中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卒魏州刺史元諡以州兵五千叛歸田緒後田季安納諡女爲妻及季安以風疾廢亂頗虐殺人子懷諫年十一爲府司馬兼御史中丞節度副使元氏乃召督兵將指明禍福約立懷諫爲帥皆唯唯莫敢違乃遷季安於別寢月餘季安卒有家僮蔣士則主

親兵持權數易大將懷諫出令盡士則之爲也軍中以朝廷久無命衆情不固田興者其先與季安別族後稱爲從祖兄少在魏軍以武藝信厚爲衆所服興因寓直而巡更卒迭來觀興興懼深拒之質明入衙兵衆數千環附興興驚遽頓仆於地其衆連呼不散興揚言曰欲聽吾命且勿犯副大使衆皆曰諾亂兵殺蔣士則等十數人而止卽日移懷諫於外興旣立爲留後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十月辛酉制曰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所以盡心賞功勞懋明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

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登休惕惟勵載勸于懷嘗以爲宵旰稟靈皆思嚮善亦甄明撫導推示至誠樹績必使其光揚惟患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爲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感恩而盡力申節効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太寧斯獲予志近田季安薨謝兵於幼童奸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扞軸田興杖義奮發剪去儉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不變舊

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
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栢之
操垂令名於不朽示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款可
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
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每念於懷用當憂憫宐
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
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陽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
綿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州縣百姓差科宐給復一
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逐
便宐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

衆心魏博管內宐赦見禁囚徒其與田興叶心立功
大將及判官等委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升如有父
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較等或忠義
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錄奏聞當加
追贈如有家口見存宐厚加優恤管內高年惇獨或
天寶遺人夙霑皇化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委田興
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清勤奉職爲衆所知
者委田興具事疏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
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薦贈
太尉季安姻戚舊臣嘗任將相飾終之典宐示優崇

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懷
 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年
 幼有足矜憫待其到京之日一門量加存恤嗚呼聳
 善念功惟恐不及郵人厚下惟恐不豐庶乎大治雍
 熙遂橐弓矢為仁繇已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乎終
 始凡百多士宐悉朕懷田興頗觀書知君臣父子之
 道嘗力行之朝廷知其嚮順宰臣李絳上請命使招
 諭及厚加賞賜及斐度至興極懼又請度至封內州
 縣宣揚恩澤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兼馬步都知
 兵馬使田懷諫起復為遊擊將軍守右監門衛將軍

仍賜宅及芻米等

十年正月乙酉進授宣武軍節度使簡較司空韓弘

守司徒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元初德宗方以公相寵勳臣宰相

虛列官代於制勅者多至八九及數年老者不世繼
 守者無功遂不加其名元和初平章事在藩鎮不過
 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簡較司空同平章事後王
 鏐以簡較司徒凡歷三大鎮及在太原有功李吉甫
 請授鏐同平章事弘自領汴州以敢殺致安勢重於
 中而位在鏐下每咎吉甫及吉甫卒乃致書於宰相
 武元衡以露其忿自處將帥二十年未嘗再觀朝廷
 亦未能以誠信待弘方欲用其形勢以臨淮西故命
 守司徒同平章事以加鏐上焉其秋出師遂命弘為淮西諸軍行營

都統遣其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於行營十二年
 賊平就加兼侍中累拜封許國公又以公武為鄜坊

冊府元龜 姑息二 卷之二百七十一
節度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幽州節度使簡較司空劉總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進位簡較司空初師道幸吳元濟之亂因寇徐州李光顏拔凌雲柵師道懼乃僞貢誠款帝以力未可并討乃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其所爲師道苟以遜順爲辭故尙加命寵

十四年二月己巳勅王承宗與三軍將士輸忠效力叶志同心恭守典章誓除寇虜俗化丕變風猷特高如聞水旱之餘供費未贍務令優濟保洽恩和宐賜

綾絹布共萬端疋初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至中書見宰相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遣盜殺元衡帝赫怒命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淮西用兵國用虛竭詔權罷焉至十二年誅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遣人送其子及牙將至關下帝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而有斯命

八月己酉制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於懷久虛其位載揚

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
 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
 侍中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
 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蘊深閎之量
 外標嚴重之姿有輔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凶
 禁暴之畧杖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
 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感聲
 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濱肆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
 惟乃有指縱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
 惟乃有畧地之効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

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中又抗
 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藩于宣諒功於注意
 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
 崇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袞赤
 舄備於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於戲出總兵柄入
 參廟謨家國之慶盈門君臣之道交泰為我在石古
 今曷儔服而滋恭以佑乃辟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汾陽王子儀西平王晟以冠代功業而居之也二十
 年不入朝其累遷轉至於斯拜蓋朝廷始以姑息終
 用大體其勢然也弘鎮大梁一十餘歲所管四州征
 賦皆以自贍未嘗有上供者專務聚財積穀峻法樹
 威而莊毅寡言沈靖多斷鄰封如李師古吳少誠輩
 皆憚之王人使其問弘禮多是朝廷每為蓋覆其後

勢屈入覲寵待逾等人
臣之幸如弘者蓋寡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玖為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瀛莫等
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娶涿州刺
史張臯女臯與士玖有內外之屬故請其瀛莫二州
為兼察以士玖上請因而用之非選眾任能也

七月幽州監軍使奏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
推朱洄知兵馬事洄推其子克融統軍務詔諸軍討
之十二月乙酉制赦幽州軍拘留張弘靖盧士玖暨
專害府察之罪以幽州都知兵馬使
殿中監兼

監察御史朱克融為簡較左散騎嘗侍幽州節度使

自憲宗皇帝削平群叛之後帑藏空虛帝踐祚之初
錫賚過制及幽鎮事起徵發賞賜財力殫竭又行營
諸節度及領偏師者皆有勅使監鎮悉選取驍騎號
衛隊自防衛列于陣者皆羸懦之眾故戰則奔北鮮
有成功議者以是役命將非不良徵師非不多而無
尺寸之効者制置不一朝廷以克融能全弘靖為各
因而赦之以廷湊殺弘正之罪
故併兵誅之顧物力事勢然爾

八月鎮州兵亂殺節度使田弘正推都將王廷湊知
兵馬事弘正子布鎮涇原朝廷急徵布為魏博節度
布既頒賚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
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
屢有中使賫急詔促其進兵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

出抵賊之冀州南宮縣進軍下賊二冊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鬪志憲誠故嘗懷貳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十二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與師而將卒益驕情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爲用歎曰功無成矣布卽日密表陳軍情入啟父靈抽刃刺心而絕乃以魏博中書先鋒兵馬使史憲誠爲簡較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先是田布

爲裨將時遇憲誠於行伍間累進戎職布薦寵及布統魏師待之益厚兼命其子爲親將竟謀背叛布死遂據其城府朝廷不得已因命焉

二年二月甲子制曰朕以菲德纂承鴻緒屬先皇帝掃刷中寓康濟兆民八荒晏然五兵咸息嘗歛懷于繼述思致理於和平豈以樂戰爲心佳兵在念而鎮州以承宗云亡自歸誠欵幽州以劉總懇志願釋兵符相繼來同無思不服非朕勤於遠畧力以致之亦旣綏柔咸加濡澤不愛金帛以惠於戎士不吝爵賞以寵其偏裨復加台臣咸推謹厚庶將朕志以靖方

九月元凱姑息二 卷之二
隅而佚於旣安莫能思患曾未累月旋聞叛離朕亦
欲因其人心以命長帥顧念弘正盡忠先朝身嬰戕
害家受屠戮爲之元首能不痛心是用下制先申告
諭求其兇惡冀釋幽冤仍令四面節制各守封疆不
欲遽加明罰所望自効忠誠而將士等懼罪以相保
王庭湊爲衆之所迫固其州壤捍以兵鋒每聞戰爭
永念黎庶爲之君父又可忍乎是用輟食忘寢晝夜
萬慮恭惟烈祖之訓必用兼愛之心務以安人爲國
本不以窮武爲威力願予寡昧敢忘遵承爲追念而
與師已極君臣之分爲軫憂而捨罪豈非帝王之道

况王庭湊倉卒之際固非始謀接之以恩榮自當展
其志意委之以戎鎮必冀効於勳庸禍福無門行之
卽是弛張在我用亦何嘗苟推信誠便保忠順苟得
其衆孰非吾人推而任之式示榮寵宐特捨雪仍授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應承
成德軍將士官爵一切依舊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
郎韓愈充宣慰使於戲捨彼三軍惠非不至於彼闔
境恩非不周今弘寬大之恩以應陽和之令使離散
者見親愛之樂暴露者歸室家之安各宐感悅以就

寧泰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是時河朔復亂庭湊實首其惡殘害長帥及其友屬僚佐

從而殲焉其逆如此而竟從舍雪授以節制蓋兵不得息八年矣愛人舍垢制時以宐

丙寅制以前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牛元翼爲簡較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臨漢監牧等使初元翼以守深州功有成德鎮冀王庭湊以已罪未赦圍元翼益急凡官軍救元翼者三面而至皆屬於芻食不能前進雖李光顏亦堅壁而已日與軍士分探芻薪度支給以紅腐之至

人不及救庭湊以故得設數重之圍至是不得已授庭湊節而寵元翼以漢南焉三月盧龍軍節度使朱克融成德軍節度使庭湊竝進簡較工部尚書時庭湊雖得節制怒元翼之堅守故深州之圍不解克融以兵同濟其惡至是有宣尉中使至幽州克融上言前月得裴度書令解深州之圍以今月一日抽兵還本道訖庭湊兵亦稍解故竝以尚書寵之是月徐州監軍使奏當道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領兵廻以今月十四日入城逐其節度使崔羣智興自領軍務已未以武寧軍節度副使兼御史大

夫王智興爲簡較工部尚書兼敘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智興出
自武寧行伍累至大將元和末將徐兵北扞李師道
嘗以少擊衆聲振海岱間累拜沂州刺史及奉詔會
討王庭湊智興領兵三千仍加節度副使以寵之本
軍有勇敢者多在其所統旣居戎倖以功位自疑崔
羣亦慮其歸還非已能制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
事未行詔班師智興以幽鎮二方怙亂受節繇是幸
心益熾先期入境羣聞之驚使從事勞問且言先輸
其器甲仍留其衆於城外以十騎自隨智興不從率

衆斬關而入見羣及監軍使拜二而伏曰此軍情也乃
爲羣具行夫騎乘無不周悉及判官從吏皆如素焉
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然後以兵送羣至埇橋遂掠
鹽鐵院錢帛及汴路進物商旅資貨率取其三分之
二又以兵劫濠州刺史侯弘度棄城走朝廷以新罷
兵力未能討遂以節授之

四月王庭湊表請追贈三代乃贈庭湊曾祖五哥之
越州都督又贈其祖未怛活左散騎嘗侍又贈其父
升朝禮部尚書徇其特請也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烏重裔胤為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
 刺史充滄景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前攝橫海
 軍節度副使簡較國子祭酒滄州長史侍御史李回
 捷起復為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沂
 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就加魏博節度使簡較司
 空史憲誠簡較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就加
 幽州節度使簡較戶部尚書李載義簡較尚書右僕
 射平盧軍節度使簡較工部尚書康志睦為簡較戶
 部尚書鎮州節度使簡較司空王庭湊為簡較司徒

是時既以李回捷節度充海尚虞羣帥生事故咸有
 就加之命以寵安之

二年九月滄州節度使李寰為夏州刺史充夏綏銀
 宥等州節度觀察押蕃等使依前簡較左僕射寰前
 在滄州擁兵不進知中外議論自懷不安遂請入覲
 詔旨優許因有是命

十一月賜定幽州綾絹各伍萬疋昭義綾絹三萬疋
 有中使自易定來奏諸道行營節度賞薄為詞故累

加給賚是時滄鎮未平王師業已問罪則置軍糧料使日費甚厚而兩河諸帥重邀功賞每與賊戰輒增首級以聞其後對見賜與者衆矣至於發帑藏徵散收贈帛征馬去亦無筭繇是天下守土者

以助軍進獻率
不下數萬疋

三年三月乙巳太原奏中使杜英奇到易定行營宣
舉當道兵馬使傅毅充易定節度三軍不受共舉易
定都知兵馬使張璠其傅毅領軍三百二十人走殺本
道戊申以張璠爲簡較左散騎嘗侍易定節度使已
酉以張璠新上賜帛五萬疋

七月己未先送魏博史憲誠旌節中使劉弘逸奏云
六月二十五日到魏州二十六日夜三軍殺史憲誠
舉大將何進滔其新節度使李聽入城不得壬子召
宰臣裴度王播路隨對于延英詔以魏博節度衙內

都知兵馬使簡較祕書監兼侍御史何進滔爲簡較
左散騎嘗侍充魏博節度使壬申詔雪王庭湊依前
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司空太原公成德軍節度使先
是滄州李同捷求代父任詔授以兗海同捷不奉詔
投欵於廷湊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接之詔絕廷湊
進奉時河朔連兵日久朝廷益苦饋餉之費及同捷
授首廷湊亦微露誠欵於隣封帝揣知中外之心所
宐故有恩蕩之詔
九月以王廷湊洗雪命有司先籍入其留邸及店舖
等并令却付官吏所繇德棣諸州者并放還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監軍使上言節度李載義於毬場遂宣賜德政碑中使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同打毬志誠等遂於毬場叫呼謀亂載義當日走投易州又奏志誠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以載義姻黨故也帝聞之驚促召宰臣入對時兵部尚書平章事牛僧孺早入先召見帝惕然曰幽州之事可柰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容臣稍緩息具條以對帝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憂戚耶且自安史亂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兼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

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倚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爲力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帝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壬戌李載義遣從事上言自破滄州後累表請赴闕廷頻奉詔旨不許今月十三日於毬場爲管衙兵馬將楊志誠翻動其日辰時將男正元并隨從軍將奔赴闕廷帝令中使至太原以采宣迎并賜以書詔紫衣牙笏玉帶并藥一合銀器一箇所

在宣賜甲子賜載義永寧里第一所壬申載義為太保回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擇日冊命以嘉王運為幽州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志誠為幽州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是日詔中使以米麪粟豆油鹽共一千石錢二千貫綾絹三千疋柴四十車草一萬束就永寧里第宣賜載義又令尚食日給十人生料翌日又命以良馬一匹并鞍就第以賜之及賓佐將吏無不廣霑恩錫

四月以楊志誠為工部簡較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等使

七年八月楊志誠就加簡較左僕射用舍弘之典也初志誠轉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廸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事體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怒今中使往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僕奔還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中使竝為志誠繫留矣志誠遣使讓官復賜官告其使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之言務以舍弘故再加

僕射

載義為河東節度使時楊志誠復為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殿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

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
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開成三年六月壬寅以康州流人王晏平為永州司
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度使去任日
取征馬四百餘匹及借兵器千餘事遂隱沒妄為申
破台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贓七千餘貫以晏平之父
智興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所魏博鎮州
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給事韋溫薛
廷老盧弘宣等封敕改為永州司戶韋溫等又封還
帝命中人宣慰溫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縲麻之中
未至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得免死旋又除官
復假三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
不守法理時論惜之

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一

